

陳玉勳 導演

特刊

1985年我退伍考上了日間部的淡江教資系和夜間部的中興企管，猶豫了幾分鐘我就決定要念教資系，因為教資系美女多而且念夜間部白天勢必要找個工作，實在太辛苦了，完全不適合我這種愛玩的個性。經歷許多聯考的挫折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學，怎麼可以把青春浪費在工作上呢？於是我開始了淡江四年的玩樂。

第一年因為有點擔心前途問題再加上對環境陌生，所以還滿用功的，幾乎很少蹺課，下課也會念點書，連吃飯都很節省，一餐只吃二十塊，那時一客排骨飯不過三十五塊。

因為以前一直想搞音樂，自己也寫了幾首歌，所以大一就參加了學校辦的金韶獎創作歌曲比賽，勇奪第二名，我的歌在我們班上‘還滿受歡迎的。第二年因為過去管得滿嚴的女朋友離開我，讓我難過了兩個小時，之後我就像小麻雀剛學會了飛行，快樂的在廣大的天空上橫衝直撞，真是無「馬」一身輕，這一年我交了許多好朋友，參加舞會、十八王公夜遊、郊遊烤肉，一般淡江人的遊玩必修課我都修滿了。尤其是喝酒，幾個好朋友住在一起幾乎天天喝，一喝就是好幾箱。大二照例還是參加金韶獎比賽，一樣還是第二名。

那時大度路正在流行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飆車，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邊圍觀，我們當然也去圍觀，後來每次回台北都會把機車飆到極速，有一次還差點撞上一輛貨櫃車。我有一個朋友差點把臉摔得都磨平（當時沒有安全帽這種東西），另外一個淡江撞球王，腦部受傷，開刀之後失去了記憶，不認得同學了，但是撞球還是很準。大二這一年，真是過癮。

因為對圖書館的課程實在沒興趣，我把人生所有希望寄託在電腦課，升大二的暑假，因為知道大二開始就有電腦課了，還特地去補電腦，補了一個月還是沒學會。那時

候的電腦連硬碟都沒有，連286都還沒有出些現，我們學一些basic、D base3文書處理、商用程式設計，我什麼都沒學會。

電腦也沒學會之後，我雖混，但不免擔心前途，我想轉到大傳系，但沒考過。這時候聽到同學說大傳系影棚招考助理，只對教資系開放，我就去考了，我的考試運一直很差，只拿了個候補備取，因為面試時老師問我問題，我腦中一片空白發呆了兩分鐘之久。

大三那年，我整天泡在影棚。舞會、歌唱比賽已經離我很遠。總算大學裡除了玩樂還有我可以學習的東西，我日以繼夜的探索那些新奇的設備。

升大四的暑假，我被分配到王小隸導演的民心工作室實習，當時我覺得拍電視真是苦，完全不適合我這種懶人個性，根本沒想到一年半之後我會變成「佳家福」和「母雞帶小鴉」的導演。雖說我懶，但實習的時候我表現的很好，一般大學生總是站在一旁參觀、想了解導演在做什麼，而我總是幫忙一些粗活、扛東西、洗水塔、拖地板、跑腿、打雜，毫無怨言，甚至還不敢和導演、攝影師講話。實習完，大家都把我當自己人了，王導演還誇讚我是歷來最好的實習生，我很感動，因為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被師長稱讚。也是因為她的看重，讓我在畢業半年後就當了導演。

大四，影棚的事已經較閒了，我開始完成我多年的心願——當吉他手，我找到了水利系的一位號稱全國速度最快的吉他手學電吉他，那是我從高中以來的心願。我一天大概練十幾個鐘頭，沒有白天、沒有夜晚地沈浸在重金屬的世界裡，我們一群搞重金屬的是很不屑其他音樂的，現在想起來那種心態真是幼稚。當時伍佰還在樂器行打工，我根本沒想到後來我的兩部電影都用了他的歌。現在我那些速度派的重金屬吉他手同學們，已經沒有人在彈吉他了。而伍佰卻堅持到底，搞自己的音樂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一個人會成功一定經過一番歷練的。

我27歲才開始練吉他，我告訴自己，雖然比別人晚了很多年，但這是自己熱愛的興趣，現在彈不好，十年後應該彈得不錯了，那時也才37歲，再彈不好47歲時總可以娛樂自己了吧！興趣是一輩子的事，再晚都來得及。我24歲才念大學，28歲就當導演了，32歲拍了第一部電影，只要自己想做，時間不是問題。

淡江的四年，我不知道學到多少學問，但是我找到了自己，我很慶幸自己沒有把光陰浪費，這四年的快樂是用錢買不到的，將來也不再碰到的。我在社會上發現，淡江畢業的學生，都比其他學校靈活，也許做學問比不上台大，但做生意或其他的事都很有手腕。

我的編劇、導演技巧歷經影棚的磨練，踏入社會才是真正學習的開始。我很感謝讓我PASS的老師們，也衷心的喜歡淡江這所學校，如果現在再讓我考一次，我還是會把淡江當成第一志願。

2020/09/30

